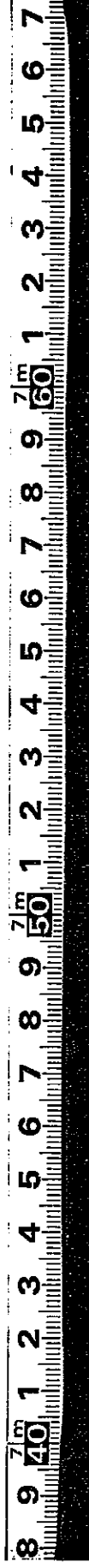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部			
總			九
一			門
三		九	三
九			
一			
號	冊	號	部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平治書

商本縣兵事書

亂之萌古無長治之世也而亦無不可救之亂唯平時不預爲計則臨患有所不可救是以不恃有不亂之世恃吾有以應之使不能動而爲吾憂古善治天下者天下長治而不亂卽亂而不至於不可救者誠備之以預也今世太平日久軍政廢弛生民不知戰鬪之事天下可謂治矣然近歲盜賊多起妖言流聞以致上下憂疑遠邇驚震則所宜預計以爲之備者人人知兵爲急矣夫今唯無卒然之

患也設患卒至如他處故事試思今之食於官若民壯弓
兵哨兵有一能執戈者乎卽執戈有一能禦敵者乎勿論
此也卽營之兵衛之卒有一可用者乎用之有可恃以守
可恃以戰者乎此無智愚皆知其不能也夫舊兵旣已無
用而新兵又未有聞吾不知當事者何以猶晏然也將謂
寇必不至此而可高枕乎抑謂可不需兵而別有奇策以
衛城社保民生乎將謂他州衛所有任其責而將兵來援
乎抑謂十家牌民壯弓哨之類已足落寇膽魄乎此無智
愚又知其不可也然而上司不過虛行故事州縣不過遵
示移文相委相苟以俸其不至徒令名爲兵者播其流聞

以邀廩給亦甚可嘆已其最無謂者鄉兵也夫古寓兵於
農雖實力田不離講武故耕爲良農戰爲精兵今之民無
論不習干戈無以制勝且人各有心誰肯以父母妻子之
身棄而爲兵若官必執而充之將見不事耕鋤乘勢起者
天下皆是也夫今財殫民窮而又征科迫之吏胥擾之往
往思亂而未發者無大難之端也近者第聞其說道路盡
言以爲必反果強行之其勢未受兵之利先受民之害此
時而欲已亂恐智者不能謀勇者不能力矣方深外寇之
憂而更召內 之變最大患也爲今之計不過一曰汰一
曰募一曰練此三事者唯當盡去虛文行之長久州縣之

民壯弓哨營衛之兵大半老弱廢疾而不任事卽壯者不爲販負則爲役而不審戰凡若此者宜嚴汰之不得冗食唯技力實出人者存之備使旣不以濫食費糧便可以餘糧養新兵雖未必一以當千庶不至百不當一所謂汰者此已夫材力過人者世未嘗絕也忠義欲立功之士亦時有也遇之無恩教之無道賞罰之不當此豪傑與愚民均不樂就也反是三做而又重之以利明告斯民以非復向時募兵之故事願應募者隆貌厚給以安之免其丁役仍勿令無用倖食之夫得以冒充其志智遠者遇有加等雖甚無行如盜賊有罪之人不妨略迹收之則所得者必善

且眾夫鄉民之鬪富人一呼而助者四集有不顧其死者何也服其義而走於利也此募兵之道也若練兵則重於二事蓋汰而不習猶冗食也募而不訓猶無兵也有其職者不得以旗鼓進退之末虛塞報稱當實試其舉重行遠之力試其弓馬步擊之技設形勢之難以觀其攻守臨不測之地以視其用奇試其氣試其膽試其心職有專任有總攝下者密上者疎密者以日疎者以朔望以月以季能者益糧否者減食賞有最重有重有輕必明不以私罰亦如之且時上其能蹟於撫憲如古得名將於卒伍之列其所司之稱職與否視其兵以是真實果毅行之不以有事

急不以無事弛如此則兵可精至於學校則益復射圃蓋
弧矢之利不獨男子之志亦先王用以威天下者自昔三
代盛時士多文武之材然其學必始於射以觀德行以飾
禮樂近世士大夫多左武事其初學弟子唯務爲虛浮無
當之文以倖富貴是以臨事倉皇至於禍敗今宜誠原核
鄭重其事使時試於射且廣以行軍用師之道天下無事
陶以禮樂詩書天下有事入則儒臣出則大將上以爲國
家之用小亦可以守州里此亦預計之一策也若夫行常
平之法息訟禁奢以爲民豐財勤鄉約重鄉飲明禮節以
示民知義修其根本以爲長治之計又不當晏然而忘患

也况乎我地無名山無巨水風俗優柔太平則稱樂土變
作較浙諸郡尤爲難守論者徒謂寇來進退無所据且見
往時島夷寇不能陷以爲可恃夫前有海後有太湖洞庭
妄在其無進退也島夷外患如人身皮膚之疾非可槩論
設或不爲之計一日禍作行於無人之地將奚以應之至
當事者又不過懼動而好安以爲苟未必卽至吾可以委
後人因之外託於無糧而姑行虛事夫師行而愛百金之
費不仁之甚也天下之禍常伏於未必然之中倘或後人
復委後人天下事其誰濟耶賴聖天子在上百司賢傑如
此等事固萬無之然安不忘危聖人之心思患而防君子

之事且民困俗偷時事又多有如賈生所云抱火厝之積薪之下之勢也應之之具誠不可不備以預矣祥見淺言狂伏唯深宥非分之罪擇而察焉

上陳時事略

略范刻作書

古者天下治則公卿大夫得以無事亂則庶人宜以有言夫至庶人言之其事已有不及為甚至不敢言而卒不行故往往致亂若前史所載使人追咎先事之不舉而因太息世之無言者甚可憫也當今天子明聖庶務咸理而流寇未殲近遠驚懼震隣之戒豈容緩於今日乃得言者既不為憂學者又徒以記誦干利達不慮當世之務即或志

經世者又多不遇類皆知而不言然則誰請當事者以備萬一不可知之變哉敢越分言大凡聞變而議者不過曰十家牌曰鄉兵斯二事今時以為奇策官府所為急務也夫名為稽察寔則騷詐有損無益莫如十家牌愚以為鄉兵之說亦不異是蓋古昔井田不廢兵民未分故農可以戰後世唯屯政為不失井田之意故鄉兵可用也井田不能行於今則鄉兵不可行於今明矣觀去歲自春以來上司移文不一州縣嚴行已久終無一人為兵則何以故民各自愛勢不行也勿論兵不可得即盡民而兵徒激亂耳何益戰守不為制利而反速禍萬一變生意外何恃而不

恐一則民之不可恃也夫忠義廉恥彼誦聖言列儒者或不能必一二於千百以不聞教之民處窮極之日不爲亂首善已欲倚無恐不亦難乎一則兵之不可恃也執籍稽名按時給食人人兵也然老弱去半其壯又不知兵甚有終身不執戈者太平坐而糜食有急羣去爲盜患之方深違責其衛况土平風柔寇來不能守險寇退不能遮擊地又不可恃也庫藏空虛倉廩無蓄平時尙不免借支預征若果有寇來奈何當此時議征則居民離散旣勢有所不能若欲養兵勞士已無經歲之給糧又不可恃也一無可恃而徒俾寇不至則大患矣夫棟宇固而後風雨不入方

藥具而後疾病無憂民棟宇也兵方藥也謂無風雨而傾棟宇疾病形而不求方藥愚者曉其非且外患未有不內憂起者今之內憂可謂篤矣比者季冬之月地震雷出又聞山鳴種種形兆明非吉徵以意測之非疾疫則水旱如此則民益困盜賊益多民困而盜多則雖無外患不可支矣况風雨漂搖必于腐棟圯宇也猶不早計而征科日急虎胥日橫又以鄉兵迫其思亂之心何異疾病已深而猶終日酒色耶是捐之入而授之戈耳愚謂莫若罷鄉兵之虛名行訓練之實事自州縣以及藩郡自衛所以及都營莫不行之必期可用庶乎無事如虎豹之在山林旣不

至於虛食有事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方不失之倉皇則國家得守土之臣百姓慶生我之后功在社稷澤流無窮夫漢不無東海之憂而宋能爲橫山之舉是在當事者有以備之往以一籌陳之縣今兼錄焉自知狂愚無足瀆聽若略罪而詳其可否亦聖世不廢傳言之盛事也

上母舅書

年來甥因館遠久不至舅父家至亦不能久門中諸事皆不聞知前日拜祝岡陵親戚咸在特留宴飲更深而返稍知舅父與兩表弟父子兄弟多不和協矣人家興替必由天倫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家道正又曰家道窮則

乖自古及今無不然也是以爲家長者必帥之以正道之以和要使子孫世世久而不替也兩表弟出自兩母固已處於易乖之勢矣兄弟易乖則父子之間種種亦爲難處自非能忍如張公藝一錢尺帛不以私如義門鄭氏罕不積釀嫌隙至於父不父而子不子兄不見而弟不弟一旦禍發骨肉分崩基業傾敗貽戒於旁人者古人以碗喻家人蓋言碗之破碎其初只是碎路一絲其後漸至不可收拾又以桶喻處家蓋言爲桶之木雖本不一箍得好時便滴水不漏也甥竊見舅父之甌范刻作碗碎路不止一絲矣桶已將散箍之不可不亟矣去年不幸四表弟短命今日父

子三人處此多凶多懼之日同心一力尙憂善後之無策
安可復生嫌隙乎先外王考妣勤勞起家至今十七八九
兩表弟年各長大豈猶不念創業之艱難豈猶不知同氣
之當厚修其孝悌忠信以圖興復夫亦何難而必欲釁起
蕭牆覆亡殆盡乎夫母雖有兩父則一也假使兩母俱在
各私其子爲之父者均愛以彌縫其隙猶煩心力今兩母
俱已棄世一父二子何偏何私榮則俱榮悴則俱悴雖有
不令之兄弟嫌隙奚從而生伏望舅父深念兩子俱已所
自出兩表弟亦深念兄弟本同根而生一身之中兩手兩
足痛不獨痛癢不獨癢懲既往之愆圖方新之業止慈止

孝則友則恭上可以暝先人之目於九原下可以垂後昆
之慶於奕世矣自天子以至庶人父子兄弟之間每因一
念之私不能自克至於受天之殃喪身滅祀者前後一轍
舅父讀書達理固不待諫言而喻特恐兩表弟有所未知
昏蒙其心以蹈覆轍甥愚目此情勢實切私憂用敢稽顙
於先考先妣之前虔肅獻書萬惟俯察

疏

同學喪師疏

代

癸未

蓋聞令儀具式敬及衣冠舊德無忘優加苗裔是以李生
貧沒博陵爲舉其喪石氏窘存河陽爰卹其後維彼友生

義猶若此況乃左右就養義並於君親北面執經情通於
生死忍使十年在殯一抔之土莫營四序屢遷百世之榮
難續茲者先生潛志樂修清操永矢授經幃席多
率誘之方習禮牆屏備匠成之智要終謀始教思無窮究
緒引端小子有造特以青郊畝儉研菑罔際其年絳帳堂
虛卷鸞不周乎柳梁摧方痛蓀隕兼傷西階之櫬猶依北
邙之木未拱某等下風服義學成幸免於歸耕音旨親承
道喪忍尸諸草莽心喪徒切場築無能侯芭之為揚公洵
可法也顧王之於俞氏竊所願焉將謀馬鬣之封爰市樵
蘇之地在賢嗣克遵遺訓不欲徧告仁人而愚某嘗學徐

行實恥獨為君子加以束帛人有其心佐以芻靈物維其
力雖愚殊窮達弟子之職斯均固室異涼饒生徒之私則
一或執紼或引旌白馬素車四方於是乎觀禮亦置田亦
表道綠棠紅宇千秋何慮乎廢墟義則取之服勤事有優
於賻贈庶喆人之望登邱壟而如瞻先生之風托松楸而
不朽謹疏

禱雨疏

壬辰

吁嗟皇天今者尊卑易常賢否倒置政令拂宜賦役繁急
苞苴大行盜賊肆起含生之民橫離非辜死亡無算愁慘
怨毒上干天原校一作太和其致水旱理固應有但今耕種之

人善良爲多逃兵刃事田作既苦於貪墨又屈於強暴征輸外迫衣食內窘吞聲隱痛以延視息及夫鰥寡孤獨廢疾之人尤絕依賴若降凶灾是僅存善良復蒙大虐也天心仁愛宜爲惻然爰率眾哀籲願賜膏雨以渥時耕盜匪良均休無善人失所吁嗟山川神祇蓋罔弗聞知

陰陽運數有齊有不齊齊者數也不齊者人事使然予聞之里老萬曆戊子大水明年己丑旱河水涸井泉竭自五月不雨至秋七月二十有三日連雨忽三四尺先是農之惰者十百爲輩棄田業取魚鰕羸蚌以爲食其勤者力於車救水盡乃已雨至勤者登不損惰者失望至今戊子爲一周甲子水不逮萬曆間然四歲連苦水此或陰盛之效壬辰旱河水涸井泉竭自五月不雨至秋七月壬辰雨亦二十有三日也積八月壬寅舟始盡通農之勤惰者亦如昔時不知更後戊子宜如何姑識以俟來者

啟

鄉約公舉沈義馭

范刻作儀先生

戊寅

沈義馭先生正直清方素爲吾鄉推重誠後學典型敝俗坊砥也今月十二日本縣盧老父母來講約于鄉我等宜各持公服就講所面舉請加先生禮使士民知所矜式云

今載美德如左其有闕遺幸高明補之

先生素守介節履跡不及公庭不入富者之室不阿貴者之容

先生中年喪室不更娶

先生雖最貧不受非義之財

先生交友極誠信其不正者絕勿與近

先生受諾不宿議論慷慨必依古人聞不平事義形於色

先生經學溫故知新教誨弟子不倦

張履祥謹啟

右雲村抄本列上書類炳按篇內云云是啟告邀約非上書陳言也今從范刻列啟

告同志啟

亡友倪寄生有親人弄有子未成今月弗幸一朝淹世斯亦有情之共嘆交游之至傷也茲者卜葬之事及期將舉所哀藐孤誰其撫諸祥意欲攜俱原校一作居館舍教之數載特以囊貧未能勉效古人推食之誼勢必寄爨主人每日須銀三分米一升用敢徧告同志凡在平生之厚於寄生者各以力之能勝佐之俾得辭母而行宅日幸不喪業能讀父書皆諸君子死交盛誼所不沒倪氏而錫之後人也豈特寄生黃壤食德而已壬午孟冬桐川張履祥敬啟

葬親社請賓公啟 代同社請 陳乾初

恭惟先生人倫楷模國俗典型依中庸而立德薪傳正學之綫一體用以成功光啟斯文之旦某等側聞道風積有年歲顧以株僻未遂登龍茲者習流既敝教澤久微愚民牽俗處其親於非禮之禮貧生匱力怠厥事於欲為不為因於去冬敬遵唐瀨如先生勸厲之法集同里六十四人舉葬親社於桐鄉之清風里來月朔日歲會卜期敢竚德輝賁斯壇席推論葬錫類之情 乾初著葬論 一篇行世 敦有喪匍匐之道雖人各秉彝勿勤提耳而道公修睦亦俟感心肅以宗首某某躬致書幣以告於下執事伏冀擴同仁之視葑

菲不遺大先覺之思泉壤攸暨預期命駕以慰斗瞻某等無任翹企之至

又 乙未十月

嚴霜其降時深歸往之愴新穀乃升物有性情之見恭惟先生道揆一本學貫同原仁為己任懷先覺覺人之思禮以躬行示自新新民之則某等風聞百里夙景止乎高儀好切中心殊自嫌夫固陋茲以敝邑人士曩遵莘里之規爰舉葬親之會來月朔日歲事卜期念生養而死葬固百姓其與能而隨俗以習非乃賢者有不免雖以孺子之愛慕猶勤明詰之提呼肅以宗首某某躬致書幣以告於下

執事敢辱旌車用光鼓鐸作久溺之心先自惻隱一端合
易渙之情展惟修睦一事由其親以及人親孝子之事無
終極發乎邇而見乎遠凡民之喪有暇求聞言藹吉將感
泣於坐隅視履周旋行則傲於道左某等無任祇切竚命
之至

答吳衷仲書幣小啟

獻歲丙申伏承衷仲仁兄不鄙庸末招就廣居委以教事
弟某自念師門受業日淺而令兄子家學得力已深固知
良材非薄匠所勝大寶在拙工宜避特重以累歲之命不
敢輒違冒昧以前實求滋益幸惟鑒其固陋賜以切磋飲

斯食斯情祇迫乎飢寒教之誨之志妄希夫敦學不任竦
仄慚媿之至

代人請親家啟

伏以大婚遵先典之宜肇祥百世嘉禮衍嗣徽之懿叶吉
三辰載錫之光喜德輝之來下爰篤厥慶樂應和之初成
丹楓昭采於瑞樓黃菊獻容於金壘賓筵肅儼宴好欣承
恭惟 誼超物表道冠人倫孝悌通於神明學問窮
乎載籍居廣居而立正位式景行者蓋世言有物而行有
恒仰喬嶽者九區貞至德於潛龍蔚大文於隱豹夜光淵
藏而川澤見媚琬琰璞韞而山谷呈輝鄉國矜其典型姻

姬儀其模範小子有造親則父而尊則師淑女好逑宜其
家而宜其室令德來教天桃載賡於小春多儀既成蘋藻
通求於大月雖無旨酒樂維君子之駒亦鮮承筐敢享嘉
賓之從擁篲道左竚聽車音

庚子冬啟

兒乳名是

人家子弟不肖皆因父母護短怪人說他兒子過惡旁人
見其父母如此不敢盡言相與隱諱蒙蔽背非面諛養成
其惡以致長來敗壞家聲甚至陷於刑戮予不幸早子不
育今得是兒而年已晚又不幸庶出吾見里中晚年庶出
之子不肖者嘗十之九其成立者十不得一蓋因得遲則

爲父者姑息倍加庶出則其母不知教誨故一向驕縱以
至此也是兒今過三歲已適有知深慮失教他日不能長
進以替先人之傳則有子與無等耳古人有言教子嬰孩
乃予餽口於外一歲之間在家日幾慄慄危懼實切於衷
因此啟告兄弟親族若見是兒作蠻無狀勿以幼小而寬
之教之不率卽行督撻予決不以爲嫌至於幼輩嬉遊僭
先做大穢語罵人尤爲極戒若其生母無知或行護短歸
家之日望以見告予當痛懲我兄弟親族卽不念予之不
德幸念先人好德篤行不忍令有不肖子孫貽笑鄉里也
特此切懇

啟葬親會諸友 辛丑

李公偉兄周旋社中數年不渝弗謂事勢艱阻賫志長逝
今其孤潛將於日下勉畢六喪而病不能行尤可傷痛敢
告同志親友儻能效麥舟之義則銖金斗粟均足不朽否
則昔所曾荷先施者亟為李報亦足以明終始死生之誼
矣肅此代懇

序

願學記自序 壬午

卯之歲秋既暮矣撫時發省悼昔者於志有未篤而學多
所遺也乃辭交遊遠家室旅於茗溪之上環水為郭時俗

不入于是旦作夜思或燕論之次誦息之餘意有所開輒
書以記竊矢勿諉初不敢告諸人人也呂東萊曰德欲蓄
而疾欲彰又曰傳愈博而疾愈白益愈眾子也為德不進
而疾則右加自索居以來載忽三易言乎德則日無幾若
疾不啻久矣終已諱稱是樂錮厥疾而避醫也乃因同志
之請遂不敢諱凡以揭之大塗而徧望世之愈扁其疾者

原校愈扁一作
倉廬疾一作術

自題制義序

制義小道也然朝廷所以取士與士所以發揮聖賢之指
者皆在焉苟為而不至是未覩乎聖賢之旨也雖有伊尹

呂望之具無由自進於朝廷制義非小道也設科以來天下之士童而習之數百年於茲矣其入式者閱三正而舉千百爲徒若迺求其至者或止數人或遂無其人焉蓋非有精專持久之力湛濡理義博達典書未易言也予自受書卽從先生求朋友而學制義之文旣以爲庶幾其道矣辛未壬申草土之中習業離播原校一本作舊業播棄忽念後之學者代爲聖賢之言朝廷取其能爲聖賢之言者而進之然則朝廷旣以聖賢待士士之爲此以待朝廷之進要當有其至者而鄉之所學皆非也然疑信時半未能盡棄歲甲戌益信由是不告於先生不謀於朋友一旦以其舊聞棄

且盡不爲文者三載日求前代遺書上自周秦下迄昭代經傳而外子史文籍雖不能盡讀亦無曠歲其微文淵義意旨法度雖無從傳習亦竊有會復攷洪永迨今風氣之盛衰正變與諸名家才術之大小淺深亦稍領其要略而究其源流丁丑以愛我者勸復爲文每因交游言集與會所至快然有遇則時爲之非此亦復不作出以示人有謂然者有不謂然者予不以喜亦不以懼應有司試有偶遇者有數不遇者予不以多亦不以悔閱今凡三正而再矣彙如千首雖未敢自必其至然以揆乎聖賢之指與朝廷所以取之之式未之有違也昔司馬遷作史記五十萬言

班固作漢書八十萬言然或因之先世或補自後人或採
摭古文而仍其辭或彼此互見而同其語其寔自爲不越
十有餘萬今數載之間本平時之粹作以言其胸中之所
覩不敢勦說無與雷同遂積十有餘萬雖小道亦足以質
諸天下之士矣其得列於千百使後起者求其至而置之
數人之中與否則存乎朝廷非予之所知也予所知者不
違聖賢之指而已彙成因以爲序

壬午作也辭多矜夸今日對之自覺可恥然意氣豪發
今日此種意思殆弗可復使當時盡去時藝并力學問
十餘年以來應有可觀存此示戒

社業序

古之取友以擇今思之人擇我我復擇人我之所擇未必
有其人人之所擇未必遂如我則是相遇猶莫知其所以
況不之遇曷從而擇之此求友於天下往往有罕合之嘆
也其於文也亦然人之爲文我不能盡好我之爲文惡必
人之盡好將從其同者天下之大必有不同者矣將從其
異者天下之大必有不異者矣求同而得異則已拙憚異
而謀同則已勞然則何居而有合乎是以予也於友不敢
擇人而聽人之擇我中立我身於天下賢與否四海之內
皆得而見之苟有與我不至望望而去必於我乎有取也

其賢我可友尤賢我可師也其於文也亦然我之文私之弗以示諸人則已不能私而以示諸人非者四海之內不能是是者四海之內不能非苟有與我不至望望而去又必於我乎有取也以爲是無我損以爲非將我益也夫所遇者雖不必皆然庶乎然者不必皆所遇則罕合而不足以爲嘆也晏平仲之風司馬遷聞之願爲執鞭司馬長卿之賦孝武帝讀之歎不得與同時如此者或慕爲之下或樂與之遊非有所甚合而然乎而皆非有生平之遇若夫道不爲平仲文不爲長卿其爲人慕且樂豈特如古所云子友隣哉晉社之役其於友也某也賢某也否其於文也某也是某也非各斷斷然弗之易與蓋鄉黨之士爲其望望而去者眾矣獨於予擇焉而不去是殆有所合也夫以罕合如予而猶有同焉吾知四海之內其必無能異之也已然則人之求友而未之遇者舍是其將安取與

夸詞可恥然予昔之所以不甚受變於社者猶賴有此而人稍遠之

治平三書序

癸未

天下治乎亂乎曰禮義不立綱紀不張賢才不出寇盜發災沴生君臣憂勞百姓無措惡得爲治乎然則惡乎治曰天下惡乎亂君子不治身於家亂家於鄉亂鄉其適逢世

亂及天下何惑已天下雖亂君子身獨治於家治家於鄉治鄉其適逢世治及天下何惑已予小子不德日從先生長者誦讀講習求所以治其身者而未之逮猶賴鄉之賢者弗之具遠因爲立約於■■之堂取司馬溫公家法朱文公白鹿洞學規與藍田呂氏鄉約而從事焉且欲廣之人人俾各相與爲治天下雖亂何憂乎不治夫亦草莽戮力之義也爰梓以行

經正錄序

壬辰

附癸未舊序

天之恒道民實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準今百世無改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恒星不愆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於世洪水猛獸之害胥是焉起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術不爲功竊取反經之義爰輯舊聞舉其要約手訂是編以資下學之助或正其本云爾

經正錄目次

朱子訓學齋規第一

卽童蒙須知

此小學之事蒙養以正作聖之基故居首

朱子白鹿洞學規第二

此大學之事由小學而大學不躐等也師舍是無

以教弟子舍是無以學二者所以修身也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第三

此齊家之事君子修其身則言有物行有恒故雜儀次之

朱子增損呂氏鄉約第四

此御家邦之事修身齊家而後可以化民成俗治平之業則舉而措之耳故次之以鄉約終焉

附經正錄舊敘

天下之亂何自而作乎大經不明邪慝肆起上失其所以教下失其所以學浸淫既久習俗遂成政事不能救

以及此禍也夫綱常者經世之本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以古準之百世不改比之人士始於就學暨乎升庸詞章聲利胥及於溺敦本之道闕焉不求原其立己已爲父兄鄉黨之所棄恬不知恥猶將宗世而長民也議者方之春秋之末禽獸逼人而食之嗚呼抑有甚矣子用慄慄危懼思與同學力行古訓以自遠於邪慝爰錄此編以爲之端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祥雖不敏請從諸君子後勉其所不足以竊附於庶民興起之列所願欲也錄成受而諭諸眾

言行見聞錄序

癸未 原注照改本

言行何爲而有錄也師之也師之奈何祥不敏不能博聞多識家貧不勝舟車以請事當世賢人君子也因述有知以來所見聞於師友於鄉黨於道路其深信弗疑學而未逮者書之於冊用服不忘記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苟擇而取之莫非師也先朝恭愍陳公常手錄格言以爲力行之助愚竊志焉先覺君子其有以嘉錫我矣

送顏士鳳之金華序

癸未

先輩程吳隱一旦舍鄉黨學於金華朱氏以金華朱氏得考亭夫子之傳也當是時程公在金華最久是以道義顯於國家之初今之之金華者眾矣未有爲此志也顏子士

鳳予自定交後蓋各相期勉毋爲鄉黨之學旣歲行一周矣將有金華之行予樂茲遊士鳳必有所得也抑予尤有屬焉高祖之興從龍諸君子江以上爲多如劉伯溫宋景濂皆其近所產也文業風流至今炤人耳目後學之士必有聞之而起者士鳳至此能於其間留訪之乎抑復有如東萊仁山其人立身行道以守諸先以俟諸後者乎紹興劉念臺倡教和靖書院斯道未墜或在於茲予欲問業貧不澤遊志而未逮士鳳歸來曷迂道秦山之陰先予請見焉以益廣其所得也則茲遊也庶幾古人之風而非與鄉黨之士之金華者等已

送錢崑賞之長超山序

癸未

原注一作送友人

天下未有之事自其人爲之吳興山水會也東二十餘里
爲長超高不及他山而孤潔過之其前有水數千畝而廣
吾鄉錢君誅草茹滌砂土結廬其上旣數年矣余之友崑
賞嗜古好奇士也就此讀書焉因爲言以送之曰自有天
地卽有此山生斯遊斯者俱不知幾千輩厥初以來亦有
知是山而爲廬者乎有廬始錢君子常一再遊然竟日輒
返不得久崑賞負書數千卷將於是易寒暑更春秋矣夫
以嗜古好奇之士復得山水之助凡雲物之卷舒草木之
榮落風檣之進反魚鳥之上下皆情思之所發揮也昔溫
公居維十有五年而通鑑成故其易紀傳而編年也爲春
秋以後未有之書崑賞博達羣籍而於通鑑尤專意吾知
進此以爲未有之業其在茲行乎是爲序

送錢一士之西安序

予與一士同學以來蓋二十年未嘗隔千里千里之隔自
今始因爲言以贈之曰吾聞之蘇子士之不能自成其患
在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
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今之俗學
又不盡此一師之說不能究一家之言未能修飾其衣冠
以阿聲譽童而習之至老死不悔嗚呼其無成也何惑子

用是悔且恥爰懷古人孔明二十有八出草廬輔先主伏龍之學成矣伊川三十有四通經術明古今治亂可以經世濟物先覺之學成矣今者予年已暮伊川出羣之日一士亦踰孔明去隆之時其所成何有哉自頃予也渡錢塘至會稽見劉夫子以歸而一士適赴徐子之招越富春抵三衢詢其返也秋以爲期夫自春江方漲百卉具芳暨乎歸來金風作矣萬物將休踰三時去二百有餘日以寸陰計之不知其幾億萬里也以分陰計之又不知其幾億萬里也若乃德不益新學靡增舊使人嘆息猶然疇昔故形爾我二人亦何顏相見乎敬與子約今茲以往其務盡舍俗學各相黽勉以期有成則予與一士庶無負於日月之遷也已

甲申作也距今忽五載古人云年與時馳歲與意去撫今追昔能無慨然流涕乎

顏士鳳詩集序

甲申

士鳳何爲有詩也士鳳抱豪傑之志感憤不遇無以自見發之於詩所謂窮愁之賦也故其爲詩類非規模月露之作如農夫蠶婦可以觀政連雨大風足以紀灾放生諸詩則見其胸襟灑落感懷諸詩則見其抑鬱難平貧交詩嘆當世之無朋螢火詩刺斯人之羣比其他諸作率皆有託

是以和平者十一嗟嘆者十九至於賦落花賦觀潮凄然有秋冬之意嗚呼惡知遂此不永乎予獨悲士鳳抱志如此而不得一日之遇使和易其情以歌咏備雅頌之職竟至感憤以死可爲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抑聞之德修而名不立則友非其人也士鳳旣已不遇知於當世而死矣其詩具存猶將望之天下後世容有知士鳳者爲梓其遺稿而存之

倪氏族譜序

吳興倪寄生與予友且死以譜屬予曰宗雖微亦厥初生民至於今不忍自我廢予聞而哀之爲定其可考者凡九世九世而上失其傳至宋文節先生思前後又五世五世而下雖闕然舊聞又遷徙遺址猶有識者非以僞附旣成授其子國求語之曰爲人後而不知其祖與爲人後而替其祖均有罪焉故于易爲渙上木而下水樹莫如滋言有本也祭川者先河而後海言有源也本固故枝榮源深故流遠是以仁道親親也子之族二百有餘歲無復有如宋之盛者惟子先人將振越其宗而又死幾於替矣然替盛何常惟人所致以予見聞所及江南族姓盛而替替而盛者屢屢也罔不以人子勉之其務強學力行日思光大以克紹厥後則庶幾無廢先人之志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微子其誰責之爰書而爲之序

采山遺稿序

戊子

士不得成其志思以言辭傳後哀已顏子孝嘉傷言雅短於年而憂其無傳也彙其一二年間所爲詩若文示予予哀之爲之序曰予歸自禦兒言雅必持數篇造予予方勉以學問謂所志不當自薄浮華奚事焉每病其多及今奄忽云逝無論學問之事如軻方發而轅折也雖所爲詩若文者無幾使惜之者覆痛其少然則未死之前亦何可不勉哉乃予之哀言雅終非以其文辭也

忘憂錄小序

內叔某貧與困兼病緣愁甚予懼其速老也爲書昔事數十百條以解之且爲之序曰昔叔有七發之篇曹子有釋愁之作皆以卻憂招悅去傷神之錮懷來忘老之愉志所以作者中不託以悽愴間者意漸辭于鬱悴也嗟夫人生無百年之壽而有終歲之愁壯氣損于膺間昌顏變於眉際華髮不復皓首徒傷亦何不高談曲枕暢情於佳日芳尊雋咏學閒于少年乎況復三旬九食古人良有其艱若乃行嘆坐愁在我寧踵厥失春雨欲來夜草能憂何益寒冰且至夏蟲不識奚傷是以淵明採菊盈把不負重陽野航喜月當頭無虛永夕四休安樂法孫公之軫可追三

友外無求白叟之風雅述今此不樂日月其除用是彙哲
成書命以忘憂之字雖未盡於士安要有功於護佩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五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序

贈劉子本序

王派

山陰劉子本先師念臺子之孫也甲申春中子渡江見先
師子本甫成童今年來弔先師則子本已丈夫冠矣哲人
既往日月空馳慘然悲傷者久之將歸因為言以贈曰子
思子作中庸以明斯道之不可須臾離也中篇述夫子之
言而曰道不遠人蓋既為人則即有為人子為人弟為人
臣為人友之道所謂庸德也德莫先於孝而孝莫大於繼
述故於舜與文武周公之際詳致意焉後炳披疑古字誦之為人